

精校
足本古文析義合編

錦章圖書局
印行

古文析義二編卷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堦仁和葉世宸殿紫

男 沅芷之 全校

謀父諫征犬戎

音蔡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

欲加兵以問其不享之罪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皆夜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

其不

觀則玩玩則無震習見則狎而不威四是故周文王之頌曰周文載戢干

戈載縶弓矢

引証不

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引証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

性茂蕃殖也即書

阜其財求

阜豐大即書

而利其器用

如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即書經所謂利用

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卿

字猶言所在也得教養為利失教養為害文即下訓

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而滋大民安

已上發明先生耀德之實在善政上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所以養民以官及夏之衰也指太

見其日以文脩之隱藏有不觀兵之意

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邠

不敢怠業農時序其德纂脩其

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之意不

緒脩其訓典

序與叙同猶布也緒后稷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三句極寫其不敢怠業之意不

窋無官守仍思養民所以為德

世載德不忝前人

載奉持之意自不窋以後

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

武王耀德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為民

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

商牧

庶民指周民商

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隱痛也

已上歷叙周先世之耀德即不

立論下文方以五服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五服遞去王

轉入犬戎布勢森然

轉入犬戎布勢森然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

層連

旬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王入朝也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瑤為贊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終世終也嗣王即位一見以此終先王之訓也一定有不祭則脩意意之所向

有不祀則脩言出諸口為言有不享則脩文著之號令為文有不貢則脩名仁聞可有不王則最近者窺

脩德如舜誕敷大德格有苗之類五脩字有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由近及遠之次序如上文於是乎

有刑不祭師伐不祀馬征不享諸侯承王讓不貢告不王行使讓者謹其怠慢告則但論於是乎有

刑罰之辟辟法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五句脩令陳辭而又於是乎有

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單承不貢不王二句言要荒二服不可以旬侯賓三服之法治之惟有是以近

無不聽甸侯賓遠無不服要荒二服已上言先王無觀兵於遠國之事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大畢伯

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以賓服之禮征犬戎其乃廢先王之訓而王犬戎

有以禦我矣樹立尊賢也帥與率同脩也犬戎立心誠實能遵脩其先人之德則守其國必終於純王不聽遂征之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停獲止此果不能進自是荒服者不至果自此壞

林西仲曰世儒把此篇諫詞草讀過必以為穆王無故加兵荒服與秦皇漢武事涉漢無異矣第穆王去文武成康本遠且

享國最久豈不知有先王五服之訓與荒服終王之禮而責以賓服不享之罪乎按史大戎即昆夷文王所率西周都豐鎬最與

犬戎無嫌與申侯殺幽王於驪山下平王畏其傷而東遷若即此也穆王之意以犬戎既近內地當與賓服同行享禮觀之兵者

無非欲目服之使不生心耳殊不知服外當以治內為本謀以以耀德不觀兵五字層層發論俱在保民恤民上著眼犬戎雖偏

居天下之適中故與諸侯雖
處如此諸君者何可不知

仲山父諫王立戲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括戲二公子名見王王立戲立者聽擇立為世子也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破直喝不順

必犯凡不順理之事犯王命必誅天子之命或違故出令不可不順也取犯而不誅令之不行政之不

立有妨於政體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即行而不犯而不順理之事又不足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

也君且得其分長幼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少事長之道既廢則下事上若魯從之而諸

侯傲之皆立王命將有所墜前此立長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前此立長之王命也是事

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前此之王命弛天子其圖之立輕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戲立為及魯

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史記伯御括之子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惡政不立諸侯從是而不睦

教逆林西仲曰武公欲定世子止當以括見王何為與戲同往且宣王令主也豈不知立長常法乃獨私於戲耶想戲必有賢於括

所致處武公與王皆冀以王命立賢或可已爭而不知王命正不可不順仲山父之諫可謂委曲詳盡得此著一錯別無可措手

襄王不殺衛成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周元咺訴其殺叔武之罪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

者也謂自上而下故上作政而下行之上率下以正不逆故上下無怨分定而彼此無怨今叔父作

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文所云韋註未明夫君臣無獄無此爭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無此聽君

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又說簡將字江河日下之慮令人悚然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已屬不順

又為民殺其君其安庸刑向無此刑若冒然行之布刑而不庸再逆矣徒著其法而不順一合諸侯而有

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順之政更多於合諸侯之數恐諸侯聞而不然余何私於衛侯衛侯本可罪非欲

得衛侯生死晉人乃歸衛侯衛侯係如

林西仲曰衛侯以猜忌成其骨肉固不能無罪矣而元咺以目訟君晉侯使君臣對理定爰書之曲直歸周請殺豈可訓乎襄王

全不理論是非只提出上下兩字謂古今無難治君臣事訟之事國家亦無為且殺君之刑其所以不從晉請者恐諸侯不附原為

單子知陳必亡

國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天使乃假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夏之十月

以蕭草鐵也侯不在疆候人不迎導司空不視塗掌道路者不修險澤不陂陳川不梁無橋路中

野有庾積場功未畢庾露積穀也道無列樹無表墾田若藝既墾之田生草如初藝時下有云田

膳宰不致饌生食及穀米曰膳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國無寄寓既不授館亦無縣無施舍不但無可住歇亦

此民將築臺於夏氏為淫夏微舒之母欲藉以及陳陳靈公與孔宣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

賓弗見孔儀二大夫南冠楚冠也如夏氏往夏微舒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

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雲露節角星天根見而水涸寒露後五日亢氏本見而草木節解寒露後十日

駟見而隕霜霜降節房火見而清風戒寒霜降後五句以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戒梁使耕草木節解而備藏知農隕霜而冬裘具預為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民力可用五

故書今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除道便於行旅成梁民不病涉上文雨畢水涸俱九月事然火其時儆曰

至期微收而場功音維而音本審音本掘音本土音本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營室定星也十月火之初見期於

司里期會也以築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惠而不費今陳國火朝覲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梁舟是廢先王之教也此段論陳道弗

曰列樹以表道表識立鄙食以守路四鄙每千里有廩廩有飲國有郊牧放牧國有寓望侯察非數

有圃草所屬圃有林地材木魚所以禦災也兵饑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力農

不奪民時不蔑民功君與有優無價力農故有逸無能力有餘國有班事國城邑也土功縣有序民

更番有次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非指道也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勞於為居作是

棄先王之法制者也此段論陳野積場功道無列樹墾田若藝國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尹以

告告之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小行人執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掃除宗祝執祀賓將

於廟則宗伯大司理授館司徒具徒供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防寇虞人入材甸人積薪材有

薪薪但火師監燎庭水師監濯洗膳宰致餐食廩人獻饌已熟曰饌司馬陳芻養其工人展車展視

補其傷敗百官各以物至百官各以所賔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小大謂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虔大國不比敵國司事之官皆用尊一級者而更加敬至於王使則皆宮正班又加矣上卿監之察其勤惰若

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仍用長官司事第自察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名承王命以為

過賓於陳使王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此段論陳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膳宰先王之令有

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義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出湯今陳

侯不念亂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妻妾所以傳亂嗣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亦姤姓淫其

之令也此段論陳侯與孔寧像皆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隔越德猶恐難副其教以致失墜若廢其

殺而棄其制茂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以此推之所有

大咎國必亡也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見弑於夏徵舒九年楚子入陳楚莊討夏徵舒遂

林西仲曰陳靈公通於夏姬且借二臣同往宣淫役民築臺於其家此一節喪身亡國有餘不待他罪然其國中土功俱廢田地

荒蕪王臣為過府而司事無一至者亦因其耽于淫樂無暇及於國政也篇首寫出陳國荒涼王臣冷落常沈便是二幅亡國畫

通入界起步而前以至於造國都其間有當在存當食存當宿或耳聞或目見不得不一一順寫至引先王之言比斷又不得

整肅也讀書不細心參究如何解會得來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以其不常見疑為妖怪使人祈且禳展禽

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政謂禁令為政二字從使國人三字看出越者數其所為出於政之外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猶限制祀之限而節政之

所成也限制所以為禁令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慎者不輕之謂制立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加添非政之宜也已上言文

仲無政矣仲無政矣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及民者以死勤事則祀之其勤恤以勞定國則祀

之其力者能禦大災則祀之民富者能捍大患則祀之民富者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五者皆有功所以當祀

宣讀入誠慎之也聖王制祀六句出祭去已上申明慎制祀以為國典之實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烈山神農號祭法作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民賴其功其工氏之伯九有也伯祭法作霸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土。即句龍佐黃帝為土官。故祀以為社。民賴其功以安故。十句俱出祭法柱彙句龍以勞定國既沒而祀為主穀之神尚能

稷下文俱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成命祭法作正名言定百物之名以曉民取用也。顓頊能脩之帝嚳能序三辰以

固民。國安之也祭法作序星辰以著象三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祭法作賞均刑法以義終單均盡平也。

勤民事而野死。崩於蒼梧。鯀殛鯀障洪水而殛死。二句皆以死勤事者。禹能以德脩鯀之功。禦大契為司徒而民

輯。法施於民。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六世孫。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故禁擇大患。稷勤百穀而山死。卒

黑水之山。文王以文昭。法施於民。武王去民之穢。伐紂得大患。引証上文法施於民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

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祭法作郊學而宗堯章註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思接舜子孫乃夏諸侯無禘郊之禮恐此有誤。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

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祭法作禘學周人禘舜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祭法。引証上文。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虞思也報報德之祭。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行孝杼

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世孫。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稷十世孫。四代子孫中有能備其祖德者皆為以

勞定國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摠收上文宗廟之祭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

者也。社稷應前山川謂五穀四清能興雲雨潤物。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射侯曰質明張之以為表正。及天之三辰民所以

瞻仰也。藉其光以見物。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民非五行不生活。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祭法作山林川各邱陵則

用如材木魚鼈之類。非是不在祀典。禘郊宗祖報之外有功於民者方祭皆非無故已上言聖王之祭祀以為國典合政之宜。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

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仁者愛人必講求及人之功。而知者處物。智者格物必審所以區處之法。無功而祀之非仁

也。無愛人不知而不問非知也。非格物之道。篇首論其失政此論其失德又進一層。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

而避其災也。

廣川猶言大流禽鳥得氣之先故知而避。說出集魯東門來應則使人祭鳥竟成一場笑話。

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

果有文仲聞柳下季哭。

之言曰：信吾過也。

認祭鳥之失。

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

賢制祀之論。

卿無司馬司司空之名且季子因臧孫之失而言與三卿無涉疑欲書其言為法恐有遺忘不厭復耳。

林西仲曰：少所見多所怪。此古人通病。臧文仲之祀爰居疑以為神。即後世鯀父鯀居之惑。不知其所從來故也。後禽祀祀典豈得闕條國政應引聖王制祀如社稷宗廟以及山川百神凡與於薦馨之數悉非無功於民此外不容無故添設則海鳥之祭不但失政難以失德可知矣。宋指出到魯東門來應。今天仲更無自失篇中引用多出祭法或後儒採輯其言以入禮記篇內亦未可知不得以雷同抄襲為疑也。

里革斷罟匡君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

陳文一曰：不時不度而取。魚故曰濫。此一字書法也。

里革斷其罟而棄之。

去其具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

以復蟄始震孟春也。

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魚。

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

助宣氣也。

名魚大魚川禽。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祭服令氏各取以薦勳其水。

鳥獸孕。水蟲成。

春獸虞於是乎禁罟罟羅罟。

音美。音羅。音魚。音鱉。以為夏禱。助生阜也。

藉利而取之。魚乾曰鮑。禁取鳥獸之具以佐其生。或遂物性也。

水虞於是乎禁罟罟羅罟。

音美。音羅。音魚。音鱉。

以為夏禱。助生阜也。

買麗小魚網罟作格所以誤獸也。廟饗祖宗庖宴賓客不能但用夏稿而不用鮮故取獸代魚所以得魚孕產裕國儲也。

已上言古者取物有時於其未生之先不害其生。

且夫山不槎蘖。

槎所也。孽所過樹。澤。

不伐。天不殺。魚不斲。

斲。斲也。生者又。

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藝。藝也。有制於既生之後不害其長。今魚方別孕。別於雄。不教魚長。生者又。

也。藝。枉也。

提承上文言其濫有罪於古。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

不亦善乎。自責而。

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

諭告也。言此罟雖被斷比未斷時更良蓋未斷不過得魚而已既斷乃代我得古師。

人之法命收藏之。使吾見罟無忘里革之言不可棄也。

無美斷罟匪美所思。師。

子。師樂師曰：或罟不置。里革於則不忘也。

重物不如重人。藏罟必待赦而後見置里革於側則舉目即。

○把署與里革相
較一審尤匪夷所思

林西仲曰君有過則諫止也宣公夏孟西陽雖道於古未始不可以古訓規之太史克竟斷棄其罪與前此更昌僕之言一樣作用意雖出於愛君迹則嫌於犯上獨孝兵諫則足自刑先克竟自諫亦知不可以訓也幸而宣公欲藏其罪師存又進其人之議其助宣氣乃應魚隊負水獺祭魚物侯取以致祭而己嗣後主方而食且儲以爲臺及魯國既禁祭祀則無享不得不借重他處之詞詞分三疊實二氣而下不可錯看也至於鳥獸謂之助生行與雖勝家畜本自不同一主物性言一主國儲言或疑其言之不協一殊不知澤梁考池有國王政爲百姓日用之需而鳧鴈獐獐四時一行與雖勝家畜本自不同一主物性言一主國儲言或疑其言之不協一殊不知善庶物一段把草木鳥獸魚蟲連類並舉以明其說之有徵其弊亦重魚禁鰓鮪一句也上段是不害其生此段是不害其長與夏港不時不廢緊緊對對則無甚之過宣公豈能解哉

叔仲昭伯論朝楚

國語

襄公如楚朝康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及漢二字是眼目蓋漢爲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

也爲其名與其衆也名盟主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仍當往諫諸大夫皆欲還

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謂朝盟主則不得所朝若謂弔喪則計尚未至故曰不知所爲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

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欲免楚禍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

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義之者出于情之當然畏而服之者迫於勢之不得不然聞畏而往聞其可畏

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今因楚君死而遽還除是不姓芊的人爲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

改況嗣君年又長非幼冲可比令尹司馬還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嗣君豈肯自認將爲

喪舉即在國聞楚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誰不言魯輕慢其嗣君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

貳誰肯當身使諸侯攜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半若嗣君欲求脫免人之侮已不肯以不

其仇魯不更大乎又承子此二句承執政未改句來說侮不懦欲求脫免人之侮已執政不貳承事其君而任其政二句帥大讐以憚

古文所義二編
卷二
叔仲昭伯論朝楚
子服惠伯說韓宣子

小國其誰云待之。憚以兵臨之使知畏而服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患走入於禍害也。○答也。姑從君。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

如待也。又因諸大夫皆欲還故停呼乃遂行。其西仲曰：襄公與諸大夫往楚，未至欲還，不過謂可者此一行耳。不知勿往則已，既往而還，楚人已知勢必責其幸盟主之死而輕其孤，其執政何以自解？若謂不知所為，當有遺喪之禮，唁其嗣而弔其喪，未為不可也。篇中層層剖析，用五箇其誰字面，咄咄而下，利害曲盡，是畏楚非義楚，勉強跋涉，所以避楚難利，國家耳末以禦楚之術守國之備，反詰諸大夫文情無限婉折。

子服惠伯說韓宣子

國語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用都言。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彘而棄兄弟，其執政

貳也。蠻彘指都言執政無同心為國故不如。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不但魯見。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恨人。

不附必。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使往謝罪以洩其毒而紓國難。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

為上。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例有正副恐無。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

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

朝歌。問同隙也。齊莊公。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豹悉帥獎賦，跼蹢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

更次於難俞。是也。言不能行之人亦行空國報晉。○句法警鍊。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擣止晏萊馬。即鄆勝晉大夫左左。

畢也。從後御曰擣止獲也。晏萊萊大夫言擊齊又有功。齊師退，然後敢還。言久勞不辭非以求遠也。遠遠功也。以魯之密邇於齊

品患而及小國也。力本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止欲為晉

最速而及小國也。力本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止欲為晉

庶幾有益於魯國乎。恃晉念魯而國有賴也。語語動情。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勉力事晉者聞亦氣阻。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戮意如即所以棄魯。為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

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得蠻夷為晉彼得其事。仍以信字結上不漏。子計其利者小。

國共命。諸侯與蠻夷孰為重輕當較量過魯但聽晉處分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林西仲曰晉作盟主魯與邾莒常同受盟其加兵邾莒也魯豈得為有信乎平丘辭盟欲以為討在魯不能無危季平子往晉一若出於無可奈何然亦自知不免見執若他人代為解說必辯邾莒之惡為誣或以邾莒有罪當伐曲為支飾矣乃惠伯止把晉侯拜盟提過逼出信字便以難翁救晉一事細述痛發自謂勉力事晉不宜見棄末歸重於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非晉之利其意云何蓋平丘之會本為諸侯皆有武心起見時齊侯不服齊以兵威方肯赴會故把勉力事晉一語以為歆動其昔年伐晉取朝

戰論曲直縱得蠻夷亦不能有補于晉也命意最巧其又之聲言練曲折則不待言。

閔馬父論恭

齊閔丘來盟。哀公八年與齊平秋閔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宰人吏人即官寮也以初平結盟恐執事不敬取罪言若有過當處死於恭戒之。

也閔馬父笑。馬父魯大夫。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出此言便是不敬取罪言若有過當處死於恭戒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於周太師。太師樂官之長教詩樂者校考訂名頌頌之美者今止存五篇。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輯次也卒章曰亂四句那之第四節。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主傳恭有所受於古故稱自古古又稱在昔在昔又稱先民一層週上一層不敷有尊者把二句詩分作三層說奇絕

以恭出自己意寓傳於人儼然負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之為義所長其滿極矣。自解太滿二字。

法証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周能蓋愆楚能知過是惟無過者方得為恭也今言陷而後恭是以有過為恭矣先王傳恭之道何為也哉又自解恭字

之義。駁

他陷字

國語

古文析義二編

卷二

林西仲曰恭敬二義不同敬乃千聖相傳心法恭屬於外第敬之一端耳故敬無病而恭有病如恭而無禮足恭之類皆恭之病也景伯之戒亦主外面禮文言似無大謬於理問焉父乃笑其太滿發出傳恭不敢專乃恭字之義所謂箭上扣六內外如一學問不意當此有此理法妙文

齊桓公請管仲於魯

國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立為君使鮑叔為宰齊使治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

是君之賜也得祿養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不其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才其

可用既自辭畢又為國家謀一為宰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恩貴治國家不失

其柄弗若也權貴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政貴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教貴執抱

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兵貴訓五者皆所以治國家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

是以瀕於死瀕近也言其有死我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夫指夷吾

而反加以恩必以事子心必不肯為我用桓公曰若何何以鮑子對曰請諸魯乾時之戰魯既為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

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魯恐齊用之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欲加誅於羣臣之前使知以不令為戒蓋桓公使

請諸魯如鮑叔之言法者句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其用政也直喝夫

管子天下之才也天下無與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凡用之未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

憂矣齊最近魯嚴公曰若何何以答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雖子之使彼不能用嚴公將殺管

仲必為所虞嚴公曰若何何以答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雖子之使彼不能用嚴公將殺管

死於齊無以爲辱。臣請生之。必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囂三治

之。以香塗身曰馨。齊使大得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桓公大得意。

管仲作內政

國語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圖伯業。便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根本未定。桓公曰：安國

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太公治擇其善者而業用之。不能盡脩。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遂者連其

其數所以生聚之也。若貧則振業之。敬者不敢侮之意。此皆舊法之善者。敬百姓三字是千古帝王大本領。則國安矣。上言國之強必本於富。桓公曰：諾。遂脩舊法。

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又欲

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國小者能拒以天下諸侯皆知吾能拒。君若

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事攻伐之事。臣軍令託於國政。若有攻伐，即國

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不知則大國不及爭小國不及拒。故可連得志。桓公

曰：爲之若何？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止制國中政若不從事於諸侯者。然

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五家中取一十軌爲里。里有司。家。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二十家良人鄉士。已上作內政。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

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

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計一家出一人為兵即以其長次第相轄已上寄軍令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王卿之帥正卿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鼓所以進軍將所執也中軍或君自春

以撥振旅秋以彌治兵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皆因訓練而田獵此則以田獵為訓練亦寄軍令於內政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

郊分之名歸其里合之共聚於郊步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此句是末段眼目伍之人祭祀同福免喪同恤禍

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無事時但為國政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

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次舍曰居進退曰行有事時則為軍令是故守則同

固戰則同疆言勿遠徙之效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所向而行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小國不必言矣。總結作內政寄軍令之效

林西仲曰：安國然後從事諸侯是從實地上做去以富成強所云作內政寄軍令即寓兵於農仍是脩舊法耳軌里連鄉有指臂之功指四疆為訓練禁遷徙使相親有裨其教聯其情之妙著若勝算只是欲速得志為隱為寄遂把教百姓屏周室真是學

嚴所以為之倚

重耳對楚成王

遂如楚白卿楚成王以周禮享之周禮所載之儀九獻上公庭實旅百庭中所陳饗餼之屬百舉成數也公子欲辭子犯

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得國之兆不可却亡人而國薦之九獻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行或使之所以為天

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自知所施之厚公子再拜稽首先謝對曰子女

王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欲報苦無可報之物知楚必

有侵伐事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報處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

原其避君三舍退九十里不戰與楚戰若不獲命楚又無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弓無緣若曰弭右屬橐鞬橐鞬房鞬弓設右以

與君周旋戰曰周旋婉詞也不得已而後戰所以為報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懼為楚除患也

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不脩德我之不德殺之何為與天天之昨楚誰能禦之楚不

可昨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殺亦殺不盡已上答弗殺必懼楚師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材質論約而不詭約窮困也

三材傅之狐趙賈三人皆有材傅猶輔也天昨之矣德金而賢附天意可知天之所興誰能禦之人豈能與天爭已上答請殺公子句子玉曰則請止

狐偃留子犯為質且以滅其羽翼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詩侯人三章言小人不當廢大夫之寵以為過章註將為作誤

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言我既知用小人為過若留狐偃則晉公子必以無材之人為用即為我陷之過非效郵而何已上答請止狐偃句

林西仲曰晉公子出亡十九年中母論觀操與塊受盡許多輕薄即齊宋納女贈馬亦不過憐其窮而予以當厄之惠從未有待

之以上公之禮且詢其復國所報非料定公子必為晉之令君斷不能為此過情之事人疑退避周旋之對稱露後角無聞雷失

筋之妙用不知賓主酬酢間已居無受上公之饗而不讓此時措辭忽爾語屈便覺前段志氣不稱反不足以為感動不比曹劉

彼此猜忌傾軋而以大智若愚為全身計也子玉請殺猶北增示決之意余嘗謂項羽即殺沛公而所過殘滅及何豈能應足順

人此外草澤間保無英雄崛起乎不意楚成早見及此以已之德不德天之昨不昨為斷可謂不刊定論矣至請留狐偃其策愈

下有君豈患無臣而楚成只引曹詩謂效尤之非義與留不留無甚干涉是以不答答之也大傳亦有此篇坊本亦俱登漢然外傳

前有九載旅百之事後有冀州令君之說尤覺點染精神耳

胥臣論傅謹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謹也謹裏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傅所以傳之德義者標傳

父對曰是在謹也以受教者為主遽際不可使倂戚施不可使仰倂僥不可使舉力微提侏儒不可使

援身短舉矇矓不可使視矓矓不可使言言不忠信曰矓矓也聲贖不可使聽聲贖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僮昏不可使謀

知昏闇亂也八疾喻質不善非教所能濟者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不

國語

不可使八句來。已上申明在諸句答公教誨能善之問。

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濬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

文王在母不憂摠承不變不病言在傅弗勤處師勿煩事王不怒事父不怒敬友二號善二而

惠慈二蔡愛二子刑於太如以爲妻之法比于諸弟親其宗詩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求以自輔言文王為世子之寶之善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講

於南宮誦於蔡原而訪于辛尹祭公厲辛尹使皆周大夫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億安所以為

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恟上言思慮無所不至宗公大自恟恟方大恟恟是則文王非專教

誠之力也。月年有餘行自不疑人非之上尋個最善之質作証答公欲使博議之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無益

文益其德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廢明矣。已上言有實者不可無教。公曰奈夫疾何可使句來。

聖曰官師之所材也自他材可用者亦用之而不棄戚施直鉅必使仰邊籥蒙璆不必使低珠儒

扶盧盧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矚矚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修聲修聲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必使必使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聲聲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言言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火火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必使必使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聰聰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僅僅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皆皆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翼翼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瘡瘡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僂僂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官官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師師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所所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不不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材材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也也此著地之器不必使援

醫者之於病也。猶體貼之猶體能順。去其小而不察其大。夫教者因體

育而利之者也所龍之質利達而通之也
 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曰浦川有原龍迎衆滿之水
 合其流而後為大川教有銜能迎衆又

之實。各成其學。子而後。為大教也。舊註憤憤。林西仲曰。文公重在釋師。固義方之意。骨目重在受學。尤切實之決其舉。疾之不可教也。即所謂下愚難教。無益也。其稱文王。

之不得教也。即所謂上智不教而成也。語雖竟而義實未竟。及公再問。方以人生而學。非學不入為對。即所謂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之說矣。未以教之術通於官師器使之道。無一可棄勿強以所不能。

但聞其所未至治水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則千古師席之真筌也